

再論「中醫的不科學和太科學」

從佛學的「因果論」與「因緣論」看「細菌病源說」與「對抗方法」之錯誤

（二〇〇四年四月九日南華大學國際自然醫學研討會演講詞）

陳紬藝

中華自然療法世界總會會長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七日，立法院通過「籌設中醫學校及中醫藥研究機構」一案時，一群反對中醫人士，假由胡適等人創辦的「自由中國半月刊」提出異議，我當時三十一歲，血氣方剛，謬承中醫藥界當道之青睞，借重「自立晚報」為陣地，我到現在還很感謝「自立晚報」特別讓出「社論」專欄園地來支持我，得以發表了「中醫的不科學和太科學」一文。

因此，一般所謂的科學不科學，完全是個人的主觀看法，並沒有客觀的標準。科學的定義到底是什麼？言人人殊。但一般都是先入為主，人云亦云。把自己認為對的便是科學，和它相反的便是不科學。試看當全世界瘋狂席捲流行自然療法時，西醫還不是批評自然療法為不科學嗎？當人們群起質疑何以自命為頂尖科學的西方正統醫學幾乎一個病都治不好，而被無話可說。拙文主要內容是把傳統中醫最早期學術，分為三個階段來說明：第一階段以中醫的「瘍醫」（開刀療法）代表人類肉眼或科學儀器看得見的為根據之現代病理學學說；第二階段以中醫的「疾醫」（排毒療法）代表中醫看得見但西醫看不見的中醫病毒（廢物毒素）學說；第三階段以中醫的「陰陽醫」（氣化療法）代表中醫西醫都看不見的中醫氣化學說。

批評為不科學的另類醫學，反而受到普遍的歡迎，其道理何在？原來人們所要求的是：「不管白貓、黑貓，能抓老鼠的便是好貓。」而不是只問合不合乎科學，置實際效果於不顧，甚至適得其反；或者不問其內容，只要把它戴上一頂「科學」帽子，就變成「科學」的。

我那篇拙文，卑無高論，但屈指一算，發表至今恰恰已度過了半個世紀之久，歲月蹉跎，由於時代背景不同，第一階段之「病理學說」，其科學性或許中醫沒有西醫之發達；但第二、第三階段之「排毒」和「氣化」，也就是時下流行的自然療法醫學的所謂「生機、排毒、能量」等說，則遠非那個時代的科學所能望其項背，當然是「太科學」的。往後由於科學的不斷發展，必然更能證明中醫的「太科學」。

賤軀亦垂垂老去，但科學何價？中醫何罪？百思不得其解！今天所談的，題目依舊，但內容已不是三階段論，而是進一步率直指出一般所謂「中醫不科學」者，誰知道卻正是「太科學」的；而所謂「西醫最科學」者，誰知道它是「最不科學」的呢？

今天的時間很短，我們最好先找出公認中西醫雙方最具代表性的「科學」或「不科學」究竟是什麼呢？依我看來，這個應該就是「細菌病源說」。所以如想打倒中醫，只要一句「中醫不懂細菌」，就足以致中醫於死命；而中醫要復興，也必須先把這個「細菌病原說」推翻，才

有資格說話。這在一般觀念中，是絕不可能的，中醫是註定要滅亡的。但是事實不然，中醫與西醫的爭論，雖已歷經百年，受盡摧殘，到了今天還是兀立不倒，其生命力之強，真是匪夷所思。而且在最近的 SARS 事件中，西醫自身難保，死的死，傷的傷，而大陸廣州傳出用中醫治療，首創零死亡佳績，經國際衛生機構考察屬實，（詳見「自然療法」第一二六、一二七期報導）這不正就是一般認為最科學者，卻是最不科學的；一般認為最不科學者，卻是最科學的證明了嗎？

這到底是什麼原因，什麼理由，能不能把它說個明白呢？現在只好禮失而求諸野了！英國自然療法醫學學者朋占明(Harry Benjamin)在其大著「自然療學」裏說：「醫學雖被稱為「科學」，而對於疾病發生的原因及克服的方法，從未構成一個確實的原則。」寥寥數語，足以說明現代正統醫學的「科學性」之不足。

接著他又說：「近年比較確立的醫學原理是所謂「細菌病源說」，可是這個病菌學說也是錯誤的。以下他就用比較多的文字引證醫學權威多人証明：『細菌是由病所產生，而不是病由細菌所產生。』『細菌在人體無處不有，無時不有，對病體的積毒積穢，反而有協助分解之功。』『如果發現病中有菌，便以為菌是病源，則其愚駭可笑，正如看見屍體中有細菌，便以為細菌是死因，毫無二致。』也引證『有名的培登科佛（Prof Petenkofen）教授把可以殺死一團人的霍亂菌吞下去而安然無恙。』我個人認為尤其重要的，是細菌學先驅巴斯德，以死肉作試驗，推翻「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之傳說，今天的「細菌病源論」，就是他始作俑的。然死肉已無生機，故易為細菌寄生，而生體之肉則不然，此猶止水易腐，而流水則不腐，腐為不新鮮之謂，故水必先腐而後蟲生之，並非先蟲生之而後腐。天下事物，莫不如此。巴斯德取譬不當，浪費一生，臨終懊悔，慨然而嘆曰：「The microbe is nothing, the soil is everything.」soil 之義為污穢，謂微生物不是病原，污穢方是病原，豈不是又回復到「先腐後蟲」之舊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如此重大之公案，世人竟置若罔聞！而今日西醫濫用殺菌，菌將更形猖獗，返觀中醫不殺菌而菌可自行消滅，其原理應為舉世科學家所夢寐以求者，而中國之西醫，未聞將之發揚光大，反而詆為不科學而謾罵之，以博名高。此為真理之難明乎？抑為見利而忘義呢？| 因為自然療法一旦流行，則醫家與藥商，皆無利可圖。

（註：據知巴斯德的學說係剽竊其同時期的科學家畢肯氏 Pierre Jacques Antoine Bechamp 加以歪曲解釋而成，畢肯氏是極端反對細菌致病說的。）

由於西方正統醫學把「腐」和「虫」的因果關係弄反了！當水腐生虫時，不去治水而去殺虫，虫的屍體加上殺虫的毒藥和原來的污水，不是病上加病嗎？這就是所謂副作用、併發症等後遺症之由來，這在中醫就叫做「治而不治，是謂暴治」；而中醫則只是把污水回復原來之清水，不去殺虫而虫自然沒有，這就叫做「不治而治，是謂善治」。這與兵法上「攻心為上」、「不戰而屈人之兵」之境界是異曲同工的，您說那一種方法比較科學呢？

中醫常說「治病必求於本」，「病因」當然也是「病本」之一，在佛學則叫做「因果」關

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是本，果是標，治果不如治因。但是西方正統醫學只知治果（細菌），「果」看得見，可以檢驗；「因」看不見，須靠推理。中醫是用六氣—風、火、熱、濕、燥、寒，其實就是五行：木、火、土、金、水為代表，將熱併於火，參考下表說明。所以西醫只能治看得見的、可以檢驗的這就叫做「科學」；中醫能治看不見的，但可以推理而不可以檢驗的，就叫它是「不科學」。此所以科學的不能治病不科學的反能治病也。

或問：既然看不見，那怎麼能治呢？這是因為它有証候表現，五行—木、火、土、金、水，就呈現五個代表的証候，而且變化無窮。證候是身體的氣象台、警示器，根據這個氣象警示，我們得以在航程中隨機應變，使它能平安到達彼岸，這在中醫就叫做「病機」。所以中醫不是一病一藥，或刻舟求劍式的治療，或病同而藥不同，或藥同而病不同，完全以「病因」或「病機」所表現的「証候」為最高指導原則。也可以這麼說，西方正統醫學以「病理」為主；中醫則是以「病因」、「病機」為主。那個對，那個不對，也應以「証候」為準，不是以檢驗單為準，但可作為參考。雖然科學是唯物的，但依佛學的看法，物是空的！

如果大家對這些說法還是不了解，我可以再借重佛學的「因緣論」來作補充的說明。楞嚴經說：「世間法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緣斷則因不生。」（大意如此）我在前面的「因果論」裏，以滅因為主，而在這裏則假設「因不可滅」時，則必須應用「斷緣」的方法為主，表解如下：

因（種子，借喻為細菌）

緣（助緣，借喻為中醫的五行）：

五行	木(代表空氣。木生風，空氣流動成風。)	六氣	風
	火(代表氣溫、溫度)		熱
	土（代表土壤）		(火)
	金（代表肥料、礦物、元素）		濕
	水（代表水）		燥
			寒

註：種子靠助緣生長，故緣斷則因（種子）不生。

「因緣論」和「因果論」之綜合說明：

一、西醫的「因」（細菌），就是佛學因緣之「因」（種子）。也就是佛學因果之「果」。

二、中醫的「因」，其實就是西醫之「誘因」，也就是佛學因緣之「緣」或因果之「因」。

三、不可「直接殺菌」，殺業太重，細菌反撲，而且實際上於病無補。

四、只能「間接殺菌」——或治「緣」不治「因」，根據「因緣論」所說，「緣斷則因不生」。或治「因」不治「果」，根據「因果論」所說，「因消」則「果滅」。中醫的治法，完全符合於「因緣論」和「因果論」。

五、中醫的五行學說，在「因果論」裏是擔任「因」的角色；在「因緣論」裏又擔任「緣」的角色。可因可緣，互不衝突，而且是各居主導地位。

六、中醫採取間接殺菌，不治而治，是超科學的；西醫採取直接殺菌，治而不治，是最不

科學的。

七、這個細菌問題，必須中醫、西醫、自然醫學與佛學聯合起來討論，才有眉目可尋。而佛理最是關鍵，一位善知識告知：「佛理代表真理。」「那科學呢？」我問。他說：「科學也必須通過佛學。」信然。

結 論

一、中西醫孰為科學？或不科學？或如何使之中醫科學化？必須解鈴還須繫鈴人，集最優秀科學家，作最公平之檢討。至於由誰來負責呢？相信自然醫學是最好的選擇。

二、當此科學帶給地球最大的公害 | 太空臭氧層破洞一年比一年加大（去年比往年又增大一倍），而這個細菌問題更是人類健康的大破洞，天災與人禍交迫，前古未有。當一九九六年，傳出萬古黴素（第三代抗生素）失去效用時，媒體競以「世界末日開始」示警，看去年期間地球上出現冰山崩塌，氣候大異常之突變，真使人有「杞人憂天」之感，興起了佛學「成、住、壞、空」之悲。

三、哈佛大學教授梅森（Mason）在 1967 年就說過：「科技有兩面，一方面幫助我們解決了困難；另一方面又製造了另一個困難，而使我們束手無策。」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人類對科學真是又愛又恨，但是我們總不能「不見棺材不掉淚」，連臨死前的掙扎都沒有！

四、中醫有瘡變痢與痢變瘡之說，且認為瘡變痢為重，痢變瘡為輕。此說在中醫習以為常，恬不為怪；但在西醫則視為荒誕無稽。它不知自己的科學有誤，遂把人家極為科學之學說，看成為極不科學之繆論，是非顛倒，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了！

五、曾於一九七九年出版震驚美國醫藥界的「醫學叛徒自述」一書（註：本書已由本刊譯載於六卷三期 | 十卷五期）的作者羅勃·孟德森醫師（Robert S. Mendelson, M.D.）說：「現代醫學既不是一種科學，也不是一種藝術，它是一種宗教（註：作者在其大著中稱之為「現代醫學教。」）。它是依賴人們對它的盲目信仰而存活，只要每一個人在那一天對它失去信仰時，它便會崩潰。」現在由於全世界人們的普遍覺醒，以及自然療學的迅速流行，一個在五千年前中國黃帝內經時代就被嚴厲禁用的「逆治」 | 違反人體生理本能的大逆不道之治，卻被現代西方正統醫學用另一名稱「對抗療法」（Allopathy）取代，並強調其科學性，尊崇它為至高無上的治病法則。我們冷眼旁觀，卻認為它正在一步一步走上全面「崩潰」之路，為期不會太遠！

六、南華大學應該負起撥亂反正，響應孫中山先生之大號召，作「醫道大革命」之前鋒，救世救民，則是區區之期望，並請各位政府長官、科學大師、佛門聖哲、醫界先進，不吝指教。

編按：本文係根據本年四月九日南華大學國際自然醫學研究研討會演講論文，再經作者作最後校正並增補結論第四、第五兩條而刊出之。